

台湾名家真本

大陆首次发行

江湖人

下



独孤红 著
漓江出版社

祸不单行

李玉琪扫了金玉环一眼，金玉环正低着头。

只听霍玄道：“小伙子，我不愿出手试你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的师承……”

李玉琪横心咬牙道：“跟贵门毫无渊源。”

霍玄道：“那么你可愿听我劝……”

李玉琪道：“霍大侠，人各有志！”

霍玄道：“小子，你再说一遍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人各有志。”

霍玄巨目一睁道：“小伙子，我爱惜你，奈何你自己不爱惜自己，那就怪不得我了！”抬掌向李玉琪当头罩下。

李玉琪道：“霍大侠，我另有要事，失陪了！”突然翻掌而上，砰然一声，霍玄那高大身躯为之一晃，霍玄怔住了。

李玉琪又一口鲜血，踉跄而退，他借这一退，也趁霍玄怔神，强提一口真气，倒射而起。

四下夜色里响起几声冷叱，几条人影，从各处腾起齐扑半空中李玉琪。

金玉环张口要叫，但刹时间她已把嘴闭了起来。

夜空中砰然一声巨响，那从四下窜起的几条人影全都落了下来，同时一条颇长人影破空向远处射去。

霍玄定过神来道：“此子留不得……”

那落回地上的几条人影应声又起，电一般地追了去。

金玉环颤声说道：“大师伯，他是不是……”

霍玄神情凝重地摇头说道：“我看不出来。”金玉环没说话，眼望李玉琪逝去处，呆呆地……

李玉琪强提一口真气狂奔，他听得见身后有衣袂飘风声，越来越近。渐渐地，他觉得有点累，也觉得两条腿有点重，而且人越来越累，两条腿也越来越重。

那一阵阵的衣袂飘风声已进了十丈内。

李玉琪一阵狂奔，没顾看路，也不知道他跑到那儿了。只看见前面一条河拦路，他一横心，一咬牙，腾身跃起一头栽下了河里，接着，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只觉眼前亮亮的，隐隐地，还听见耳边有一阵阵低低哭泣之声。同时，他觉出他不是在水里，而是躺在一个软软的东西上，像是床。

他吃力地睁开了眼，起先眼前有点模糊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可以看见了，这一看见，他一怔，心里也一阵急跳。

他躺在一间屋子里的一张床上，枕头上一阵阵幽香往他鼻子里钻。床前一张小桌一盏灯，灯下，床前低头坐着个人正在低低的哭泣，看模样像极了她凤妹妹。

这是真，是假？是实像，是幻觉。

他试探着叫了一声，有气无力：“姑娘……”

哭泣声马上停住了，姑娘举袖擦擦，抬起了头，不是姑娘凤栖是谁，人憔悴，美眼肿，好让人心碎的一张脸。

李玉琪一阵激动，忍不住叫道：“凤妹妹，真是你……”

姑娘凤栖很平静，道：“你醒了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凤妹妹，我怎么会……”

姑娘凤栖道：“爹在屋后看见河里飘来个人……谁知道

竟是你……”

李玉琪道：“他老人家呢？”

姑娘凤栖道：“出去抓药了，快回来了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现在什么时候了。”

姑娘凤栖道：“三更刚过。”

李玉琪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我落水有两个更次了。”

姑娘凤栖没说话，竟没问他是怎么落水的。

李玉琪道：“凤妹妹，我这两天忙，没能来……”

姑娘凤栖道：“我知道，我听罗大哥说了。”

李玉琪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急道：“凤妹妹，这是你的屋……”

姑娘凤栖点了点头。

李玉琪着了急道：“这怎么行……”挺腰就要坐起。

姑娘凤栖忙按住了他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我怎么能躺在凤妹妹床上……”

姑娘凤栖倏然一笑，笑得让人心酸，道：“一家人，你又带着伤，还顾那么多干什么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我不碍事，让我下去说话？”他硬要往起坐。

姑娘凤栖收回了手道：“要嫌我的床脏你就下来！”

李玉琪立刻停在了那儿道：“凤妹妹怎么好这么说？”

姑娘凤栖道：“你现在带着伤，等你好一点之后我不拦你。”

李玉琪躺下不是，起来也不是，正在作难，只听一阵吱呀门声传了进来。

姑娘凤栖道：“爹回来了。”站起来走了出去，再看看

姑娘凤栖，人较以前也瘦了不少。

李玉琪趁这机会坐了起来，刚坐起，褚三带着姑娘凤栖又走了进来，李玉琪叫了一声：“三叔。”就要下地。

褚三一抬手道：“别动，躺下。”

李玉琪坐着没动，也没躺下。

褚三到了床前把手里提的那包药往桌上一放，坐在刚才凤栖坐的那张凳子上，眼望着李玉琪道：“现在觉得怎么样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谢谢您，我已经不碍事了。”

褚三道：“怎么回事儿，玉琪？”

李玉琪没隐瞒，把经过情形说了一遍。

听毕，褚三脸上变了色，道：“这么说是霍大侠伤了你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是他老人家。”

褚三道：“玉琪，你怎么能这样干，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你的身份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我不能，三叔，我不愿意这么做。”

褚三道：“为什么不能，又为什么不愿意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三叔，我有我的理由。”

褚三道：“你这是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，你抵得过霍大侠么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我虽然抵不过他老人家，也不愿跟他老人家动手，可是我有把握今后他老人家绝伤不了我。”

褚三道：“你有什么把握，你这不是让人伤了么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三叔，我是说今后。”

褚三道：“今后跟现在有什么两样，玉琪，你别胡闹

了，你要不听我代你对霍大侠说一声去。”

李玉琪忙道：“三叔，您千万不能这么做，您要是这么做那就是毁了我这趟‘北京’行，我负担有任务，在我任务未达成之前，绝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身份，要不然我没法子回去见我师父。”

褚三皱了眉道：“有这么严重么，玉琪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要不然您说我何必跟自己人过不去，何必让自己人伤我。”

褚三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玉琪，我听你的。”回过头去往桌上一指道：“凤栖，去把药煎上。”凤栖答应一声，提起那包药走了。

凤栖走后，褚三望着李玉琪道：“玉琪，告诉我，我跟凤栖是怎么出来的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大概是泰齐怕逼急了我。”

褚三道：“听说你打死了高丽进贡的大猩猩，救了皇上，不是你当面求皇上的么？”

李玉琪摇头说道：“我没有，您知道泰齐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，宫里有的是强硬靠山，他要是肯放，就是我求皇上恐怕也没有什么大用。”

褚三没再问下去，沉默了一下：“玉琪，我问你一件事，这件事我本来不该问你，可是我又不得不问……”

李玉琪心里跳动了一下道：“什么事，三叔。”

褚三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听说你跟那唱戏的金姑娘有了关系，有这回事么？”

李玉琪心神猛震，脸上跟火烧一般的热，道：“三叔，您是听谁说的。”

褚三脸色很肃穆，道：“别管我是听谁说的，我原不信，只听你一句话。”

李玉琪一横心，一咬牙道：“有，三叔。”

褚三脸色陡然一变，但刹时间他又恢复正常，缓缓说道：“刑部徐大人府里来个人，给我送了封信来……”

李玉琪一怔之后怒火顿时往上一冲，但转念一想，能怪人家说么，要怪只能怪自己，谁叫自己酒后……

想到这儿，心里也就平静了下来。

褚三道：“我告诉你玉琪，本来我跟凤栖今儿晚上就要离开这儿的，可是没想到你……现在不得不耽搁一两天了。”

李玉琪怔了一怔道：“怎么，您要……上那儿去？”

褚三道：“回‘河南’去，我心灰意冷，想歇手了，好在这这儿也没我的事儿了，‘查缉营’已经把我除了名，我早一点走也免得泰齐再胁迫你。”

李玉琪心里明白，可是他没说什么，也没解释，他认为那是多余，纵然解释清楚，他也不能断了金玉环那一头，倒不如让这父女俩鄙视他，甚至于让凤栖恨他。

沉默了一下之后，他道：“三叔，您别耽误，我今儿晚上不能不回去。”

褚三道：“那也好，我看你也没什么要紧了。”他站起来道：“你多歇会儿吧，我去看看药煎好了没有，煎好了我让你凤妹妹给你送来。”转身走了出去。

李玉琪胸中百念齐涌，五味俱陈。徐光田这是什么意思？存心坏他么？

三叔既然知道了，凤栖就不会不知道，看她那么憔悴，一定是让这个情字折磨了。看这情形，人家父女俩要不是见

他从河里飘来，绝对懒得理他。

他待下去还有什么意思？

有什么脸再见凤妹妹。

他下了地，混身酸疼，骨头跟要散一样，头还有点晕，他强提一口气，穿窗射了出去……

安排笼牢擒虎豹

李玉琪支撑着，踉跄着回到了“万亲王府”，尽管他带着伤，可是他仍能不惊动任何人。

和衣躺在了床上，他只觉浑身骨头酸，胸口生疼，而更疼的是他的心。

他想前想后，泪水在眼眶里徘徊，可是他咬牙忍着，没让它夺眶，没让它流下来。

他够乏，够累的，他却不合上眼，他无法入眠，睡不着，他又怎么睡得着？

蓦地，门外“格”地一声轻响，李玉琪立刻惊觉，他没出声，却闭上了眼，眼是闭上了，敏锐的听觉无碍。

他听得清楚，有人进了屋，蹑手蹑脚地，极其小心。

他两眼微微睁开了一线，反正屋里没点灯，来人是看不见他睁眼的。

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了眼帘，他一怔，她怎么会到这儿来，她来干什么，怕自己没死，赶来补一刀？

心中念转，来人已到床前，停了一下，然后低低叫道：

“玉琪，玉琪……”

李玉琪百念齐涌，好激动，可是他没答理，闭上眼一动没动。

来人的喉咙里像是堵了什么，没再叫他，伸过来一只手，当那只手触及他的脸的时候，他才发觉那只手颤抖得很厉害，而且冰冷。

旋即，他清晰地感觉出，有东西掉在他身上，好几声：“玉琪，是我害了你，我不该……看你伤得这么重，我好心疼好心疼，你知道么……”

李玉琪心里泛起一丝异样感受，他说不出那是什么滋味。只觉有点甜，可也带着苦。

突然，那只手从他脸上移开了，紧接着那只手捏上了他的牙关，他明白了，他张开了嘴。

一颗丸药掉进了嘴里，那只手从他的耳下移开，接着点在他身前六处穴道上。

来人离开了床前，李玉琪微微睁眼一看，她俯在桌上疾书，很快地她直起了腰，向着李玉琪投过深深一瞥，带泪飘射了出去。

李玉琪的一颗心落了下去，他说不出自己有什么感受，他六处穴道被点，暂时不能动，他明白，想动，那要等半个时辰以后。

喝三叔的药，他本就不碍事了，如今又加上这一颗，他很快地就会复原，可是心上的创痕，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平复的。

半个时辰之后，穴道自解，他缓缓支起了身子下了地，好多了，身上的酸以及胸口的疼已然消失。

他下了地，到桌前拿起了一张信笺，墨渍刚干，信笺却是沾湿的，他知道，信笺上滴了不少泪。点上灯看，果然，泪渍斑斑，字里行间充满了自责，也充满着无比深情，最后却说再见面便是仇敌，其实，这种话说不只一次了。

李玉琪坐在桌前，呆呆地。

遥远传来的第一声鸡啼惊醒了他，他又向着手中信笺看

了一阵，然后把它放在灯上点着了。

信笺化成了灰烬，飞舞着，然后又静静地落回了地上。李玉琪换了一件衣裳，又躺在了床上。

三天没出“万亲王府”一步，皇上没找他，大贝勒也没找他，乐坏了纳容，纳兰兄妹，李玉琪陪着他俩，几乎是寸步不离。

第四天一早，博多进来了，李玉琪正陪着纳兰下棋，纳容坐在一边，博多进来往纳容身后一站，没吭声，两眼直瞧着棋局。

李玉琪心里明白，这局棋他让了纳兰，他先遣走了兄妹俩，纳兰赢了棋没怎么难说话，偕同乃兄走了。

兄妹俩一走，李玉琪便开了口：“有事儿么？”

博多含笑说道：“大贝勒找您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博多道：“不清楚，来人没交待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在那儿见？”

博多道：“老地方。”

李玉琪没再问，整整衣衫出了门。

在“侍卫营”那办公房里，他见着了大贝勒泰齐，大贝勒泰齐表现得很客气，当即抬手让座。

李玉琪没客气地坐了下去，坐定，大贝勒泰齐开了口：“你知道，褚三父女走了。”

李玉琪心里一跳道：“大贝勒怎么知道……”

大贝勒泰齐道：“我昨儿晚上接获了报告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大贝勒泰齐道：“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在褚三老没走之前。”

大贝勒泰齐道：“既然是在褚三要走之前，你为什么不拦他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大贝勒，我无权，也没这个必要，我的叔叔既然无罪，既然已被‘查缉营’除了名，随时可以离开京畿。”

大贝勒泰齐道：“我还不想让他走。”

李玉琪双眉微扬道：“那么您派出铁骑去，或者通令各地方，我那叔妹是跑不了的。”

他这话带着火儿，可是大贝勒泰齐竟没在意，摆了摆手，道：“算了，走都走了还追个什么劲儿，我看你的面子……”

李玉琪道：“谢谢大贝勒。”

大贝勒泰齐摆手说道：“那也不必……你知道我今几个为什么找你来么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大贝勒泰齐道：“我要告诉你一声，拿贼的事暂时缓一缓……”

李玉琪一怔道：“怎么说，拿贼的事暂时缓一缓。”

大贝勒泰齐“嗯”了一声。

李玉琪诧异地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大贝勒泰齐道：“我有我的主意，我有我的打算，我把另一件事交给你，我设了个圈套，要藉这件事拿贼。”

李玉琪忙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大贝勒泰齐沉默了一下，然后缓缓说道：“十天之后，是我的婚期……”

李玉琪心头一震，道：“大贝勒怎么说。”

大贝勒泰齐目光一凝道：“怎么回事儿，你今儿个怎么老是心不在焉的，十天之后我要迎娶荣亲王的大格格，明白了么。”

李玉琪只觉一阵异样感受泛上心头，好不堵得慌，他欠身而起，道：“恭喜大贝勒，贺喜大贝勒。”

大贝勒泰齐今儿个出奇的平和，抬手说道：“好，好，坐，坐，坐下说话。”

李玉琪坐了下去，心里好闷，道：“大贝勒有什么吩咐。”

大贝勒泰齐道：“在这十天之内，我要你暂缓拿贼，全力护卫‘荣亲王府’，我不容在这十天之内有一点事儿，我拨两班人给你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大贝勒的意思，是要我这十天之内寸步不离‘荣亲王府’。”

大贝勒泰齐道：“是的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万亲王府那边……”

大贝勒泰齐摇头说道：“这你甭管，我自会派人打个招呼去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那么刚才大贝勒所说设圈套拿贼，是……”

大贝勒泰齐道：“你不是说那班叛逆这趟到京里来，意在荣亲王跟我，还有那顶前明崇祯遗物‘九龙冠’么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是的。”

大贝勒泰齐道：“以我看他们迟迟不下手，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咱们防卫森严，他们不得下手，另一方面恐怕也因为找不到荣亲王跟我在一起的机会，也就是说他们想找个

荣亲王跟我在一起的机会，来个一举得双。免得一头得手之后防卫增加风声紧，使他们不得下手另一个，现在我给他们机会，我的婚礼荣亲王一定到……”

李玉琪心中暗想：那几个可不怕什么防卫森严，也根本没把这京都铁骑放在眼里，恐怕是后者倒是真的……

心里这么想，口中却道：“我懂了，大贝勒的意思是想在婚礼之上设埋伏，做圈套。”

大贝勒泰齐点头说道：“对了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是不妥。”

大贝勒泰齐道：“有什么不妥的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那是大贝勒的婚礼，藉婚礼擒贼，难免有流血凶事……”

大贝勒泰齐摇头说道：“这个我不在乎，只要能为朝廷灭除这班叛逆，我不在乎什么吉凶，办红事少不了杀猪宰羊的，就当他们是畜牲好了。”

李玉琪暗道：“骂得好……”

只听大贝勒泰齐又道：“还有，到时候我预备把那顶‘九龙冠’要出来，充当皇上对我的赏赐，这一来对他们的诱惑就更大了，我料他们准到。”

李玉琪心里一阵跳动，道：“大贝勒，不妥。”

大贝勒泰齐道：“又怎么不妥了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九龙冠是前明崇禎遗物，无价之宝，万一……”

大贝勒摇头笑道：“我有一位绝世高手，跟一百名侍卫散布在婚礼各处，我不怕什么万一。”

李玉琪目光一凝，道：“大贝勒是指……”

大贝勒马鞭一指，差点没点中李玉琪，道：“你。”

李玉琪心头猛震，一下子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大贝勒，我负不起这个责任。”

大贝勒泰齐坐着没动，道：“负不起这个责任，什么意思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我一个肩挑大贝勒跟荣亲王的安全，还有那顶前明崇祯遗物‘九龙冠’，大贝勒的婚礼必然宾客盈门，其中不乏皇亲国戚，王公大臣，只出一点差错，李玉琪便罪无可恕……”

大贝勒点头说道：“这责任是大了些，可是你干的是拿贼差事，我布下香饵把贼引来让你拿，对你来说，未尝不是一个机会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大贝勒好意，可是我不敢领受这冠盖云集，重宝在场的机会。”

大贝勒两眼微睁道：“李玉琪，这是我的安排，你只能接受我的命令，命令没有商榷的余地，更不容推却不受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大贝勒……”

大贝勒泰齐一摆手道：“不要再说了，你怎么这么不识抬举，不知好歹，别等我拿你当抗命办。”

李玉琪双眉微扬道：“这么说大贝勒一定要把这差事交给我了。”

大贝勒泰齐道：“拿贼本来就是你的差事，不是么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拿贼确是我的差事，可是护卫荣王爷跟大贝勒的安全，还有一顶‘九龙冠’，我却无法兼顾。”

大贝勒泰齐道：“这是一码事……”

李玉琪道：“拿贼，或护卫荣王爷，大贝勒，跟那顶

‘九龙冠’，这两样您请随你派我一样，要是让我兼顾，我宁可抗命！”

“胡闹！”大贝勒浓眉一扬道：“没听我说么，我派给你一百名侍卫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说句话大贝勒别生气，‘侍卫营’的高手对付一般叛逆一般飞贼那是绰绰有余，可是对付这班叛逆，我以为派不上用场。”

预备金钩钓海鳖

大贝勒泰齐脸上变了色，道：“难道我手下十四营禁军，都是酒囊饭桶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我不敢这么说，我只能说这班叛逆非同小可，不比寻常，我刚才说过了，对付一般叛逆，他们绰绰有余……”

大贝勒泰齐道：“我不管那么多，你干的是官家差事，叫你怎么样，你就得怎么样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大贝勒这是陷我于囹圄，置我于死地，我宁可抗命绝不敢受。”

大贝勒泰齐不平和了，一拍桌子站了起来。

李玉琪接着说道：“大贝勒，我不惜闹到皇上面前去。”

“皇上？”大贝勒泰齐叫道：“皇上也不是任人见的，你以为皇上会把我怎么样……”

李玉琪道：“我如果要见皇上，那并不难，我不信谁能拦得住我，我不敢求皇上把谁怎么样，只求皇上作个贤明安排。”

大贝勒泰齐马鞭一指，厉声叫道：“李玉琪，你好大的胆子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事关重大，我也无可奈何，还请大贝勒原谅。”

大贝勒泰齐愤愤地坐了下去，脸色好不难看，半晌始道：“我让你拿贼。”